

倪竹 著

李克士 水球探险记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克士水球探险记：全2册 / 倪竹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222-08006-5

I. ①李… II. ①倪…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00533号

责 任 编 辑：张平慧 赵 红
平面设计+插图：王玉辉 李海平
责 任 印 制：施立青

书 名 李克士水球探险记
作 者 倪竹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mail rmszbs @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48.75
字 数 800千
版 次 2011 年6月第1 版第1次印刷
排 版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978-7-222-08006-5
定 价 75元

第二十四章 进入藏书室

从水晶姑娘的逗乐园里逃出来之后，三人一直没有离开山市。他们也不想再穿上那套笔挺的军装了，因为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当然，随意离开军营绝对不会引起怀疑，因为在报名参军时，那张表格里就有一栏注明着来去自由，当兵只是一种义务，若有特殊情况可以提前结束当兵的历史。那块由细碎石子铺成的小型广场上，经常会组织开展征兵活动，所以不必担心兵源不足的问题。

山市里已经难得见到高大而时髦的建筑物了，最高也就两层楼，这与许多年前的建筑物是无法相比的。原来，水球上总是毫无防备地发生地震，建筑物倒塌后还得重新建盖；山市旁边的污海海平面在逐年上升，建筑物几年后就得往高处重新建盖；龙卷风也经常光顾这里，建筑物被狂风卷得东倒西歪，甚至莫名其妙地消失掉。地势处于低洼的城市和海面上的大部分岛屿被海水悄无声息地吞没了，永远沉寂在海底世界里，很多古迹也沉没到海底了。冰雪在不停地消融，海平面就像一群嚣张的魔鬼，在一点点地吞噬着水球上的陆地；海水更像一位贪婪的君主，把那些绿地不知羞耻地拥入怀中，而且永不知足。

山市是水球上仅存的大城市之一，整个城市弥漫在雾霭之中，城市里的建筑物死气沉沉的，涂料脱落后的墙壁斑斑点点的，石子铺成的街道路面已被行人踏得亮滑，在这座城市里似乎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可以吸引人的眼球……

克士、飞力和东瓜走在山市的阳光大道上——这是山市里最宽阔最古老的街道了，街道路面是用统一大小的鹅卵石铺成的，走在上面，发出古怪的咯哧咯哧的声音，老远就能听到有人走过来。日落西边后，阳光大道便渐渐地暗淡下来，道路两侧的路灯次第闪亮开来，白光有气无力地投射到鹅卵石上。挂满白光的行道树静悄悄地站着，稀稀疏疏的叶子伸开手掌形的叶面，地面上撒下了斑斑点点的影子。几只野猫不得已出来觅食了，虚弱的身体蹦跳不起来，只好慢腾腾地东张西望，战战兢兢地用鼻子嗅着掉落在垃圾桶旁边的食品包装袋。几个行色匆匆的人在低头赶路，仿佛对身边的一切毫无兴趣，他们的双脚踩在一整天都能晒到太阳的街道路面上，立刻感觉到阵阵的余热从鞋底蹿进鞋里……整条街道沉闷得没有一丝生机和活力。

三人走在阳光大道上，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不免荡出些莫名的惆怅。走到几只垃圾桶附近，便有夜鼠惊慌失措地撞到脚下，吓得三人赶紧避让，接着便是一阵唧唧喳喳的尖叫声。

突然，从远处滑过来一个刺眼的光点，就像一颗流星，光点慢慢靠近后才看清楚那是一只猫头鹰，是巫师肩膀上的那只忠实的猫头鹰，此时它全身泛着银光，似乎是沾染了巫师身上的那些银光，在夜空中显得特别耀眼。不一会儿，猫头鹰便飞到三人前方不远处，那银光果然是猫头鹰身上散发出来的。

“猫头鹰这个时候飞过来，巫师一定有事情要交代了。”飞力看着猫头鹰说。猫头鹰老远就看见三人了，一个超低空俯冲后在三人的面前踉踉跄跄地停了下来，它来不及调整身体的平衡，尖尖的长喙直插鹅卵石，身子猛地扑向前方，两只伸展开的翅膀支撑在地上后才算站稳了，猫头鹰的爪子间抓着的纸片，也飘落到石子路上。它本想在三人面前来个漂亮的落地姿势，没想到落地的样子狼狈不堪。东瓜赶紧捡起那张被鹰爪子戳破的纸片，三人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到了巫师的笔迹：

对着面前的猫头鹰喊出三声：跳跳猫，跳跳猫，跳跳猫！它就会变身成一只塑料玩具猫。别小看它，它能帮你们做很多事，是个名副其实的万能通。当然，它喜欢骂人和埋怨的老毛病改不了啦！

巫师亲笔

猫头鹰万万没想到，趁着夜色拼命送来的纸片，竟然是要把自己变成跳跳猫。纸片刚送到，猫头鹰就唠叨开了：“这个老巫师，总让我辛苦！本来这个时候，我应该在森林里叫唤的——哦，我得走了。我亲爱的朋友们，再见！”猫头鹰也不对纸片的来历做些说明，它一心只想着尽快离开死气沉沉的阳光大道。它扑扇着翅膀，双爪已经离地，就要飞走了。

按照巫师的提示，克士清了清嗓子，面对着猫头鹰快速而响亮地喊出了三声：“跳跳猫，跳跳猫，跳跳猫！”话音刚落，眼前正在伸展翅膀的猫头鹰闪变成一只塑料做成的玩具猫，静静地躺在地上，比真实的猫头鹰缩小了很多，变得小巧玲珑了，克士一个箭步捡起地上的玩具猫，并捏在手心里。

“哦，真不可思议，那么庞大的猫头鹰竟然变身成一只玩具猫。”飞力有点难以接受。

“不是玩具猫，而是跳跳猫，巫师给它取的名。”东瓜纠正道。

我有魔法项链，飞力掌管着魔法拐杖，保管跳跳猫的任务就交给东瓜吧。克士心里盘算着。从此，东瓜的蓝色单肩包里又多了一件宝贝跳跳猫，但三人不知道跳跳猫能帮他们做些什么。

夜色越发浓了，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山市的阳光大道上行人更是稀少。只要太阳从西边滑落后，气温就要骤降。高温中人们顶着烈日在忙碌，整个人就像要被蒸干了似的，一排排的汗珠从毛孔里渗出来，所以水球人的皮肤都是土灰色的，似乎永远也藏不住一点水分。而一到夜里气温又骤降到十摄氏度以下，冷得人们瑟瑟发抖，所以一到夜晚人们只好减少室外活动，在家里避寒。

借着微弱的灯光，三个人一直朝前走，他们想找个地方休息。这一路上几乎遇不到山市的市民，到了街道尽头，一道墙壁立在面前，无法再往前了。

“里面有什么呢，我们要不要闪射进去看看？”克士用手敲了敲那道墙壁说，“噢，墙壁是圆形的，像围住了什么……有点怪兮兮的。”

三人绕着那面圆形的墙壁转了一大圈，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我看啊，这圆筒似的用石头砌成的东西，像罩上去的，里面有什么贵重东西吧。”飞力敲着墙壁猜测着说，然后再用力一敲墙壁上那些突起的石头，还能听见嘭嘭的古怪声，“里面是禁地吧？山市里也有不准人随意进去的地方吗？那我们非得进去探个究竟。”

“那么厚实的石头墙，我担心会碰破脑袋的。”东瓜摸摸脑袋，怯生生地说，“我们戴上魔法拐杖变身成的护头帽，硬闯进去应该没问题。”

“还是用你单肩包里的点击棒吧。”克士说。

“好，我试试。”只见东瓜抽出点击棒指向飞力的脑袋，一边说道，“有弹力的护头帽。”飞力的脑袋上就闪电般地套上了一顶厚实的帽子，帽子把耳朵都遮住了，之后点击棒指向克士，又有厚实的帽子套在头上，只露出两只转动着的眼珠子。东瓜也把点击棒指向了自己，这时三人的头上都套上了黑色的护头帽。

克士在默默地祈祷着，魔法项链开始闪出白光。在闪进中三人是用脑袋去撞击墙壁的，厚实的帽子果真管用，在毫无知觉中三人就撞进去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前方有更加微弱的黄色灯光，灯光下立着许多披着黄光的像木头一样的东西。

“围墙呢，不见了。”撞进去后，东瓜扭头看看墙壁破了没有，可是身后根本就没有石头墙壁的影子，“怪了怪了，我们撞的原来是隐形墙。”东瓜的心里咯噔一下，完全转过身子，面对着墙壁消失的地方用力踹了一脚，“哎呀，疼死我了，果然是隐形墙壁。”东瓜蹲下身子，隔着蓝白相间的旅游鞋摸了摸脚趾头。

“怪墙，从外面看得见，从里面看不到。不简单！我想，水球人类是不可能建盖隐形墙壁的高超本领的。”克士听到东瓜的叫喊声后，猛地向后转身，惊奇地说。他看到东瓜蹲在地上，关切地问，“你还好吗，东瓜？”

“坚硬的墙壁，但是看不见了。”东瓜无法想象地说，他立刻感到双腿酸软，就要跪倒在地上的样子。噗通一声，东瓜跪在地上了。

“真的不见了，墙壁隐身了……奇怪！”飞力也回头看，阳光大道上的灯光依然懒洋洋地闪着，根本就没有圆形的墙壁。飞力的声音变得尖细、刺耳，“完全是虚幻的东西，太恐怖了！”飞力看着眼前的灯光，顿时感到全身无力，心跳得厉害，难道遇到魔鬼墙壁了吗？高大的墙壁不可能就这么无缘无故地消失

的，山市里的阳光大道尽头的围墙根本就不存在吗……飞力一刻不停地想着。

“前面有木屋，快看！雄伟的木屋。”东瓜蹲在地上，无意间发现了圆形的木屋，“圆形墙壁里围着的是木屋，这里的一切似乎不想让山市市民知道，所以才有外面的石头墙壁挡住了。”

飞力朝前方走去，惊讶地说：“高大的木屋，用一根根木头插成的木屋，那么大的木头，每根木头至少要七八个人才能围抱过来。木头是站着的，一棵紧挨着一棵，木头之间见不到一点缝隙——都是千岁古木了吧？”

“粗壮，太粗壮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粗壮的木头。”东瓜走到木屋旁，伸开手臂抱了抱木头后说，“水球人类太奢侈了，这么粗大的木头不应该用来建盖木屋的。”

“也许是人工造的木头呢，仔细看看。”克士走近一看，并用手指拨了拨树皮，惊得张大嘴巴说，“是真木，是真正的木头。奢侈的水球人类，竟然砍木造房。”

三人站在粗大的木头前，各自选择一根粗木，伸开双臂继续丈量着。这时，从星空里射下一道强光，恰巧闪射到木屋里，巨木吸收了那道强光后，在激烈的扭动中闪变成许多张木头脸、有眉毛眼睛、鼻子嘴巴……每一根木头瞬间就被赋予了生命。但它们的样子都是愁眉苦脸，双眉紧缩，额头上的皱纹竖直地排列着，眯着眼睛，眼皮被垂下来的眉毛遮盖着，嘴唇高高翘起，白色的胡须就像一个括号似的，括在嘴唇周围。

看到木头瞬间闪变成人脸，三人不敢出声地站着，担心惊动了千年古木，遭到攻击。

一棵长得歪歪扭扭的丑陋木头，从脸颊旁边的耳朵处长出两个大结疤，它张开大嘴巴，从厚嘴唇间冒出愤愤的话来：“朋友们，非常勉强地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只要见到水球人类就会不寒而栗，所以我们讨厌水球人类的到访。我们是山市里的纪念物，若干年前水球气候变暖，我们忍受不了夹杂在空气中吹来的热风，还有各种病虫害也袭来了——枯萎后才被移到这里来。当然，还有很多导致我们死亡的原因……”说话间，它语气生硬，用鄙视的眼神看着三人，仿佛与三人之间有深仇大恨似的，还咯吱咯吱地磨着牙，就像要把三人嚼烂吞咽下肚似的。

“哦，你说——什么？见到我们就不寒而栗？”克士就站在大嘴巴的旁边，他担心得连连后退。多险！只要大结疤往前一出击，就会让我毙命。克士抓住胸口的衣服想。

“水球人类说我们是古树精，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控在他们手心里。”另一根木头上的脸，瞪着大眼珠，鼓起腮帮子说，“我本来不应该在这里的，是无数场怪雨，淋得我浑身疼痛，最终身上没挂一丝绿意。我是被一个

须发全白、左肩上站着一只猫头鹰的老者搬到这里来的，直到现在。”

飞力嘟囔道：“又是巫师，多事的巫师时刻关心着水球，即使是一根木头也不放过——看来古树真会感恩，那么长时间了还记得巫师和猫头鹰。”

“我是被空气里的怪东西呛得窒息了，我身上到处是厚厚的尘土，那些可恶的东西覆盖着我……我与外界隔绝了。同时，不知从哪里飘来的怪气味，呛得我无法呼吸——最终我被人们搬到这里来。”一棵有些弯曲的木头说着，还试着模仿出当时的咳嗽声，连续不断地咳嗽，喉咙里有东西卡住了似的。东瓜也嗅到怪气味了，看着空中连续打了三个响亮的喷嚏，口水都喷到面前的木头脸上。

“你叫东瓜，是吗？你的嗅觉果然很灵。”弯曲的木头扭了扭脖子说，“你嗅到侵入我身体里的怪气味了，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

“你——你怎么知道——我是东瓜。”东瓜惊愕地问，“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是不是？”

“当然没见过。昨天晚上，巫师飘到这里来了，他对我们说的。”弯曲的木头说着，又是一阵咳嗽声，满脸涨红，喘着粗气，“还有克士和飞力，我没有说错吧，东瓜？”

“哦，是——的。”东瓜一时接受不了，紧张得忘记了眨眼皮，突然变得口吃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怎么会——知道呢？”

“我们什么都知道，别把我们当傻瓜。”弯曲的木头猛地向前一撞，嘭地碰到东瓜的脑袋，“最好让水球人类长点记性，别再自以为是了。”

“噢，呆子！”东瓜咒骂道，“丑陋的朽木！”

“我生活的那座山，泥石流凶猛地来，我被连根拔起。”额头上有无数道深深浅浅的裂痕的木头，它伸长脖子，额头尽量凑近克士说，“哎！你们看，我身上还有摔出的裂纹呢。看看，看到没有？”空气中似乎传来大树轰然倒下的巨响，还有一阵阵的长叹声。

克士呆愣地频频点头，不知道说什么好：“哦——嗯！看见了……也听见了。”

“我是被水球人看中了，准备拿去做成家具的。他们用锋利的锯齿把我锯断，等我轰然倒下后，他们正要把我锯成几段时，被一只经常在我身上徘徊的猫头鹰发现了，是它把我弄到这里来的。”空气中传来呼啦……呼啦的拉锯声，当然这种声音是一棵长得笔直而又没有一点结疤和裂纹的木质细密的木头收拢嘴唇后模仿出来的声音，“喔，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曾经是有生命的，但有人可不这么认为。”

“我知道，很多水球人类不把你们的生命当一回事。”飞力看着面前的圆嘴唇说。

三人继续在木头前面移动着脚步，看到了一张张不同表情的木头脸。

“我脚下到处是海水，在它们就要漫过我的头顶时，须发全白的老者把我移到这里的。哎！可恶的海水！我啊，可以说是溺水而死的。”木头说着，从大嘴巴里扑哧扑哧地喷出海水，完全像在水中挣扎的样子，“怪味水，可恶！”

果然，东瓜满脸是水，他厌恶地伸手从额头向下一抹，满脸苦相地说：“你，你怎么正对着我——嗯，怪味水。我——哇，哇！”东瓜恶心得蹲下身子，做出呕吐的样子，然后猛地咽了一大口口水，还好没有吐出来。

“我身上爬满了虫子，一种能穿透我身体的虫子，它们啃吃着我身上的一切。听说，那是一种超级虫，令水球人类头痛的虫子。”一根萎缩得挺厉害的木头边说不停地颤抖，“只要一看到那种虫子爬到身上，就没有了生存的可能。”

每一张木头脸都在咿咿呀呀地诉说着。三人木然地站着、看着、听着、想着，一直到木头嘴巴不再出声，恢复成木头的样子。

“可以想象得到，当年它们是枝繁叶茂的，但万万没想到会有今天的悲惨结局——站在这里，最后成了朽木，再后来化为泥土。”克士感慨地说，并伸手去触摸那些表皮已腐烂的木头，“每根木头背后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东瓜和飞力也听明白了木头们的话，心情顿时变得压抑、沉重，不想表达什么，只是默默沉浸在涩涩的悲痛中，细细地品味着木头们的对话。接着，一颗流星滑向木屋后，木头们顿时变得烦躁不安。

“你们赶快离开这里，没有人能随便进入这里的，就连山市市民也甭想进来，因为这里是神圣的禁地。我倒是要问问，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一般人是闯不进来的，难道你们是非人类？”从一排木头里传出话来，不知是哪根木头在说话，听起来特别刺耳，“快出去，马上从这里消失。快！”粗壮的木头突然之间就变得焦躁不安，空气里呼哧呼哧地响，木头们喘着粗气，紧接着皮鞭猛烈抽打的噼啪声传了过来——那是树枝愤怒地抽打着地面，警告三人马上从这里消失……

水球上任何一种生物都在面临着灭顶之灾，正在经历着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没有硝烟的战争，你们所遇的灾难只是来得早些，飞力盯住面前这些正在或将要变成朽木的木头想。但他的沉思却被木头的喘气声和抽打声打断了。

“看来这里的一切都跟巫师有关了，这些木头都是巫师费尽心思搬到这里来的。”克士看着眼前的木屋说，“会说话的木头正在向我们发出驱逐令，我们还要进入木屋吗？”

“我们进去看看，里面会不会发现宝藏。”东瓜看着用奢侈的木头搭建而成的神秘木屋，在克士的耳郭旁轻声地说，然后转头面对木头大声地问，“你们围成的木屋在水球上算是最古老的了，就让我们进去一趟吧！你们一定能帮助我们。”

“是啊，你们是最古老的。你们来这里的使命是什么，木房子里到底藏着

什么？你们似乎在保护着什么，恐怕连你们自己都不知道吧？”克士接着东瓜的话，继续冲着面前的木头们问，“你们也真够可怜的，站在这里数千年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是不是？”

木头们忽然保持沉默，因为它们确实不知道巫师和猫头鹰的鬼主意，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站了上千年。被克士点破之后，木头们才突然醒悟过来，看上去非常恼火，它们开始不停地窃窃私语。

“你们到底来这里做什么，仅仅是建盖木屋吗？难道还有其他的用途……木头兄弟们，你们知道吗？”飞力知道木头们正在生气，他趁热打铁地问，“呵呵！你们都蒙在鼓里吧？”

“就是，你们一定被骗了，呆头呆脑地站在这里数千年，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东瓜打抱不平地说，“唉，太可悲了。”

木头们完全被激怒了，呼呼的喘气声更急促了，啪啪的抽打声更响亮了。粗大的木头两侧仿佛瞬间长出了许多树枝，粗细不均的树枝胡乱地抽打着地面。

“这……这……真是的……我们……”一根木头的大嘴巴里冒出断断续续的话来，嘴唇边括号般的胡须紧紧贴在脸上。

“别在这里乱嚷嚷，闭上你们的臭嘴。”一个严厉的声音传来了，接着便有树枝甩过来，不由分说地抽打在三人身上，三人顿时感到全身辣乎乎的，疼痛难忍，“三个水球人类，我们只是勉强欢迎你们，别在这里挑拨离间，我们信任巫师，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你们到这里来，到底想干什么？”

三人听到严厉的声音，同时吓蒙了，不知道如何解释。

阳光大道上泛着微弱的黄光，突然空气中又有一道强光闪到木屋上空，等强光消失后木屋完全散架了，木头们不再规矩地站着，就像被神仙点活了似的，一根根木头趁着黄光在三人身边蹦来蹦去的，一张张丑陋的鬼脸又显现出来了，骂骂咧咧地跳动着。它们想尽快离开这里，但又不知道如何离开，有的木头没看清前面的伙伴，一头撞了上去，木头们乱成了一锅粥。三人担心被木头们碰到，在巨大的木头之间躲躲闪闪的。

一根满身是裂纹的木头蹦到克士面前，翘起嘴巴说：“你们说得对，我们真不知道为什么站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太愚蠢了？”

“当然，是有些愚蠢。我们可以进去探个究竟，也会让你们明白站在这里的原因，怎么样？”克士商量地说。

“哈哈，难道你们不知道要怎么进去吗？”木头扭了扭僵硬的脖子，狂笑道，“好好，这个条件不错，我愿意帮助你们进去。”

“那一言为定。”克士伸手拍着面前的木头，他尽力躲闪着身边的其他木头的撞击，“哦，对了，木头们都散跑着，木屋里似乎没藏着什么东西。”

“一定有东西。不然，巫师不会让我们站在这里数千年。”满身是裂纹的

木头肯定地说。

“嗯，那倒是。”克士说。

飞力和冬瓜在一根根巨木中穿梭着。冬瓜被一根巨木抱住了，他在使劲地挣扎：“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呀？”

“嗨，飞力，别瞎跑，到我这里来，也不知道你们打着什么鬼主意。”一根木头哗地跌倒在飞力面前，圆嘴巴还在不停地说。

“哦，哦，你们慌什么，赶快给我回到原位，规规矩矩地站好啦。”一个严厉的声音传来，木头们一听到声音，愣在原地东张西望，“快，回去！”这时，木头们蹦跳着回到原位，站成一座木屋的样子。

跳跳猫从冬瓜的单肩包里蹦出来了，跃到空中后变身成了猫头鹰。

“这三个家伙，竟然没有我的参与就把木头们激怒了，本事不小！为显示我的威力，我不得不显身了。哦，可恶的克士！哼，可恨的张飞力！哼哼，还有范冬瓜，你这个臭虫！”猫头鹰用鸟语咒骂着，“没有我，你们束手无策了吧。”

“瞎说，我还要责备你呢，现在你不该出现，我们有能力摆平这种局面，你啊，瞎掺和什么呀。”克士骂道。

“是啊，它们就要让我们进去了。”飞力站在克士身边，恨恨地看了一眼猫头鹰。

“要不是我吓唬木头们，你们早被踩扁了，看看，看看，你们的身上，是不是被树枝抽打到了。”猫头鹰不甘示弱地说，“别嘴硬，没有我，你们根本进入不了木屋。”

“哼！”克士不服气的样子。

“哦，恩人来了。数千年前，它经常飞到我的树干上休息，就是它救了我們。三个男孩原来是恩人的朋友，看来我们怠慢恩人的朋友了。”木头们看见猫头鹰出现，场面开始变得热闹了起来，“恩人，怎么那么长时间都不来这里，是不是太忙？”

“嗯，看，多懂事的木头。”猫头鹰高傲地说，“你们——地球人啊，为什么不学学木头们的谦虚呢。”

“你真是一只骄傲的猫头鹰，没有你的出现，我们凭着智慧也能进入木屋里，刚想进入你就来了。鸟类！”克士轻声地骂道，他的嘴巴一张一合地动了一下，咒骂声似乎根本就没有说出口。

“对对，鹰大哥果真是救星，只要我们需要，它就会立刻出现……佩服，佩服得很。”飞力油嘴滑舌地说。他那双灵活的眼睛瞟了一眼猫头鹰，又瞟了一眼木头们。

“当然，鹰哥——它绝对不是一般的猫头鹰——简直就是神鹰。”冬瓜也讨好地说。

“克士，你怎么不学学飞力和冬瓜，他们多会说话！”猫头鹰还是喜欢听到花言巧语。

克士先是纳闷地看了一眼飞力和冬瓜，然后从僵硬的脸上挤出点微笑：“是的，就是……聪明，你厉害着呢。”

“哦，哦，墙头草！你们三个都是墙头草，还是马屁精。对，你们是十足的马屁精。哈哈！”猫头鹰似乎满意三人的话，但又像在臭骂三人。

木头们在窃窃私语。

“看来，我们必须打开木门，让三人进去看看。”一根木头出主意了。

“嗯，恩人都来了，我们怎么能为难它呢。原来，猫头鹰与三个男孩是朋友关系，我们又受了猫头鹰的恩，再怎么说，我们与三个男孩就是恩人加朋友的关系了。”一根喜欢绕口的木头愉快地说。

“说得对，原来都是朋友加恩人的关系。还好猫头鹰及时出现，要不然我们可把三人得罪了。”一根木头嘭嘭地拍了几下，似乎是拍打胸口的声音，“还好，我们没有犯错误。险啊！”又听到嘭嘭地拍打胸口的声音。

“那也说不定，我们不知道木屋里有什么，我刚才就想让三人闯进去看看，然后把看到的情况汇报给我们——都在这里站了上千年，还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我感到有些可悲了。”一根木头唉声叹气地说，“我早想把他们送进去了，在犹豫中猫头鹰就出现了……”

木头们一直讨论着。

夜色由淡到浓，微弱的灯光下忽然闪出三个横着的泛着黄色光芒的字，歪歪扭扭的字迹像小孩子涂鸦，三人偏头斜眼总算看清了“藏书室”三个字，三个字一直闪着黄色光芒，时隐时现的——三个调皮的文字一会儿散架，过一会儿又聚拢起来。

三人赶紧聚到一起，靠近闪出三个字的木头，借着黄色光芒，仔细地看，木头全身长满细小的结疤，是所有的木头中最丑陋的一根了。

“这里就是门——进入木房子的门，里面应该就是藏书室。”克士猜测着说，并伸手敲了敲。

嘭嘭嘭的三声巨响后木头伸出手一样的枯树枝，猝不及防中三个人被树枝拉了进去，进入到稠密的树干中，再继续往里闯，接着一晃就来到木屋里。屋里一片漆黑，飞力拿出魔法拐杖请求变身，三支燃烧着的火把垂直悬在面前，三人伸手各握住一支火把，一直朝前走去。木屋里地面潮湿，脚踩在上面很湿滑，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见不到——就是一座空房子。偶尔见到几只饥饿的老鼠惊恐万分地乱窜，还叽叽喳喳地尖叫着跑到黑暗的角落里去了。满地的尘土，就连木头的缝隙间也挂满了灰尘。

“很长时间没人过来了，这里飘满了浓浓的霉味，湿气太重了。”克士吸



了吸鼻子说，霉味灌进了他的鼻腔，接着就是一声响亮的喷嚏。

忽然，木屋猛地晃动了一下，静下来后从屋顶上飘落的灰尘呛得三人赶紧握住鼻子。

“嗨嗨，嗨嗨，哎呀！”一撮尘土刚好落到飞力的头顶上，弄得他尴尬地拍拍头发，“真是倒八辈子霉了，可恶！克士啊，你一声大吼，就让木房子颤抖。”

“看来，木房子真是危房了，倒不是我的喷嚏声吓到木房子。”克士说。

东瓜右手握住火把，使劲地踩了踩地面，顿时发出咕咚咕咚的怪声：“我想地下是悬空的，但就是没有入口。”接着，东瓜又用力地踩了几下。

“对，我感觉也是悬空的。”飞力说，他满头都是灰尘。

等三人把木屋里的四个墙角都走完了，也没发现什么特别的東西。三人站在房子的中央，举起火把朝房顶看，除了一些横木开始脱落碎屑外，还是什么都没有。三人站在那里，疑惑地到处看。

“看样子，这里没人。”克士断言道。

“简直就是一座空房子……朽木房子……不久便会倒下。”看到眼前的一切，东瓜失望地说，“我也认为是一座危房，我们不宜久留。”

“木房子的四周为什么要用一些石头墙围住，刚才我注意看了，古怪的围墙上没有石门，是封死的围墙。”克士分析着说，“水球人类应该看得见这围墙，但永远也看不见木屋，说不定围墙不是人工修建的，而是从哪里搬来的，现成地安插在木屋的周围呢……”

“这里是不允许有任何人闯入，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真令人费解。”东瓜若有所思地说着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冒昧的闯入者，一定有什么东西藏在这里，我们再仔细找找，也许会发现些蛛丝马迹。”

“就连木头们都要瞒着的地方——奇怪！不过，我刚才看到‘藏书室’三个字了。”飞力转身，借着火光到处看。

三人正在转身，想再到处看看。突然，又是咕咚一声闷响，木头房子里的整块地面都沉陷下去了，三人同时陷到地下去了，地下陷阱深得不见底，伴随着阵阵的狂叫声，还有克士脖子上闪亮的魔法项链，三人就像三块石头，一直向下坠落，几分钟后重重地先后摔到陌生的地方，随身落下的还有灰尘、土块和三支火把，他们身边顿时尘土飞扬，身上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

“好高啊！刚才真险，要不是魔法项链在闪烁着帮助，我们连命都没有了。”克士仰望着飘满灰尘的洞口，身边还有不断滑落的泥土，他惊魂未定地说，“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前面似乎有光，沿着光行走，应该能找到出去的洞口。”

紧接着，又是嗖嗖嗖地响了三声，刚才落地的灰尘、土块一起迅速升高，

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收拢，一直向高处的木房子升去，直到看不见为止。三人身上瞬间变得干干净净，没有了一丝尘土，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三人不敢怠慢，迅速捡起地上燃烧着的火把，继续观察着地形——发现前方有亮光。

“空旷的山洞是天然的，还是人工挖掘出来的？我认为人造的可能性太小了，挖出的土石往哪里堆放？”克士仰起脑袋地看着说，“一定不是水球人所为，我敢肯定是借助神奇魔力挖掘出来的。”

“更不是天然的洞穴，墙壁上留下的是人工挖掘的痕迹，只是痕迹有些模糊，看来年代久远了。”飞力左手抬着火把，右手抚摩着墙壁，接住克士的话题继续判断着说，“一定有水球人居住过，但谁会住在这么深的洞穴里呢？”

“前面有一面镜子，我们刚才看到的光原来是镜面反射火把的光。”飞力走在最前面，发现刚才看到的并不是洞口透进来的光，他有些失望地说，“根本就没有出去的洞口，这是一个密封的山洞。山洞里有一排排土墙似的东西，看不清楚是什么。”

“哇！真有宝藏！好大的空间，这里有一排排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被厚厚的灰尘覆盖着，看上去像一面面的土墙。”克士借着火光仔细地看，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他在大声地叫嚷道，“你们快过来看看，这里是不是一个图书馆，藏书真丰富！”

“那么多的书，谁的藏书？”飞力伸长脖子后惊讶地问。他使劲地扒开书上的灰尘，果然全是书，被厚厚的灰尘覆盖着，没有人触摸过的痕迹，说明很久没人到访，那么多的书在这里尘封了上千年，而无人问津。

东瓜大步流星地走到书架前，一不小心就撞到一排书架，书架劈里啪啦地散架后满地都是书，洞内顿时弥漫着刺鼻的灰尘味。“嗨！别那么激动，做事毛手毛脚的。火把，别把书点燃了。”飞力向东瓜喊。东瓜伸出左手抚摸着撞痛的肩膀。

“真抱歉，书架早想散架了，我只是轻轻地推了一下，它就站不稳——都变成朽木了。”东瓜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克士、东瓜和飞力徜徉在书架之中。他们拍去书上的灰尘，胡乱地翻阅着。跳跳猫从东瓜的单肩包里蹦出来了，一出来就变回猫头鹰的样子，只见它飞到墙壁的最高处，站在凸起的石块上，看着三人在弥漫着灰尘的空气中翻看着那些看不清封面的书。

“不，不行，我们的火把必须灭了，这里都是书，太不安全了。”克士说，“飞力，最好把你的魔法拐杖变身成一盏悬在书架上方的明灯，照亮这里的一切。”

“嗯。好的。”飞力抽出魔法拐杖，默默念叨，“漂亮的明灯——悬空照

明。”魔法拐杖飞起来了，径直飞到书架上方，一盏心形的亮堂堂的灯迅速闪亮开来——灯光能照亮山洞里的任何一个角落。

“你们站稳了，我就要帮你们做事了。首先，我要吸掉所有的灰尘，你们最好屏住呼吸，不然满口灰尘。”猫头鹰用鸟语叮嘱道，只见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再用力地吐了出来，整个山洞里的灰尘都被搅和得到处都是，几乎看不清书架，还有三人也消失不见了。猫头鹰从翅膀下抖出一只黑布袋，布袋霍地一声就跃到空中，“收，迅速地收。”整个山洞的灰尘嗡嗡隆隆地钻进了黑袋中，顿时山洞里变得清清爽爽，一排排的书架是乳白色的，上面装满了厚厚的书，书脊上的文字在不停地跳动着，时不时还闪射出光芒。

“怎么样，还有灰尘吗？”猫头鹰得意地问，它把黑袋子藏在翅膀下面了，“快说，不然我就要……”猫头鹰显得有些急躁，它想马上完成任务后就休息。

“你就要做什么？不妨说说。”飞力接住猫头鹰的话尾问道。飞力看不惯猫头鹰那嚣张的样子，做了一件好事就在那里沾沾自喜的，他话中带刺地继续说，“现在就要离开，是不是——巴不得呢。”

“满地都是书，书架也快散架了，我得让它们结实点。笨蛋！”猫头鹰盯住飞力说，“也可以这么说，我就要修理这里的一切。你会做这些事情吗？”猫头鹰说话时，目光一直投向飞力，它认为飞力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

“我是笨了点，那你自己修理吧，我就要休息去了。”飞力不服气地说。猫头鹰不再盯住飞力，它把目光转向克士。

“请你们站到一边去，免得被书本和书架碰伤。”猫头鹰命令道，“我完成工作后，你们再来看书。”猫头鹰说话的语气变得有些客气。

三人不敢怠慢，从书架间跑出去，站在书架旁看着猫头鹰是如何修理书架的。

“站要有站样，一切都按照原来的样子站好，不然的话……哼！”猫头鹰俯视着山洞里的一切，吓唬道。只见山洞里的书架规矩地站成了一排排，书架上的书一本本的挪动并靠近，还有被东瓜撞倒的书架也恢复了原样，“哈哈，好了，你们可以继续看书。打扰你们了，我亲爱的朋友们！”猫头鹰说话的语气变得非常客气。

“嗯。”克士飞跑到刚才看书的地方，“多好的书！只是纸张有些泛黄，但字迹清晰，并不影响书中的内容，我们翻看时要特别小心，别把纸张撕破了。”克士说着，也拿起一本书，然后小心翼翼地翻看起来，“太神奇了，两千多年前的书，记录着无数的水球故事。两千年前的水球人，他们的生活应该很富足，要是返回去再过一回，那该多好！”克士看着书中的水球文字，显得异常兴奋。

书页上的文字密密麻麻的，在克士眼前不停地跳动着，“你们快来看！这里的水球文字也会跳舞，会说话，真不可思议，太神奇了！”克士冲着飞力和东瓜喊，话语间洋溢着惊奇的发现。可是，克士的眼睛距离书本越发远了，那些跳动中的水球文字不安分地就要从页面上跳出来。

克士翻看的书很厚，书的封面上写着《我爱水球》，作者是无限，刚翻开书的第一页，就有无限的照片，一张已发白的照片：他白须满脸，面容慈祥，嘴巴一张一合地吐出话来，就是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再翻开正文来看，一行行的文字突然从页面上跳出来，山洞里到处都是水球文字，翻开的书本就像打开了关鸟的笼子，文字变成了自由的飞鸟在到处乱飞，还叽叽喳喳地说着鸟语，山洞里顿时热闹非凡，灯光下有无数的蚊子似的文字在飞舞。

飞力和东瓜也在看书，水球文字都从页面上蹦出来了，山洞里都是纤细的水球文字，整个山洞里乱糟糟的，听不清楚水球文字在嚷嚷什么。

猫头鹰站在洞壁上的那块凸起的石头上，显得极为不满：“哦，哦。简直是乱套了，一点规矩都没有。”猫头鹰强忍住怒火，它想再看看水球文字会乱到什么程度。这种局面整整持续了三分钟，只见猫头鹰猛地一踏那双锋利的爪子，它忍无可忍了……

“嗨！你们别在这里乱窜，都给我回到页面上去！”猫头鹰用鸟语大吼道，还腾出一只爪子就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之后狠狠地用力揉搓着，“赶快走开，不然我要喷火了——烧死你们。”水球文字立刻停止叫嚷，战战兢兢的，然后哇啦哇啦地乱作一气，又稀里哗啦地回到页面上去，书架上空到处是慌乱的水球文字相撞击的声音，最终水球文字还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站好了。

山洞内逐渐恢复了平静。

“鹰哥，水球文字似乎很听你的话，只要你一声叫唤，它们就变乖巧了。”飞力看见猫头鹰站在那块凸起的石头上，目光犀利地俯瞰着山洞里的一切。

“当然，我的声音太特别了，让水球文字听得毛骨悚然，哦，哦，可笑！”猫头鹰唧唧呀呀地用鸟语说。

飞力穿过书架后，发现靠近墙角的地方有一张圆桌，还有一把椅子。他走近一看，桌椅上积满了一层厚厚的尘土，用手触到桌子，桌子全散架了，地上就是一堆破木板。东瓜和克士听到声响，都跑过来看个究竟。

“都散架了。这里一定有水球人，这是他看书时用的桌椅。”飞力从地面上捡起一块木板，敲了敲，说道，“书屋的主人爱看书，收集了那么多的书，真了不起。”

“圆桌怎么散架了，刚才不是处理过了吗？还有这些灰尘，是怎么回事？”克士看着猫头鹰问，“你都处理过了，不是吗？”

“哦，哦。这是死角，就在我眼皮底下，我忽视了，真是……粗心大

意。”猫头鹰看着克士说，“灰尘都收走，圆桌站好了。”猫头鹰的话太有震慑力，桌上的灰尘被黑布袋收走了，桌椅也恢复了原样。

冬瓜在墙角处发现了一些还算整齐的木块，走近一看，吓得他连连后退。

“你们看，这里躺着一具尸骸，用棉被盖住，只露出头部。”在桌子旁边的木块上，厚厚的灰尘中东瓜还是看清了上面的东西，“这不会就是山洞的主人吧，他怎么收藏了那么多的书？”

克士冲到冬瓜身边，看着眼前的一切。面前似乎有一个影子飘了起来，荡在书架的上空，若有若无的。

“哎！终于等到你们了，我都等了不知多少年。你们来得太迟，太迟……不过你们还是来了，现在有你们在，我该走了。”从山洞里传来了空洞的声音，还伴着阵阵的回音，声音继续回荡着，“你们看书吧，里面的书会帮助你们去做想做的事。”

“你是谁？我们似乎看不到你，你在哪里？”飞力问。

“这个嘛，已经不重要了。”从空气中荡来说话声，“但是，我看到你们了。我该走了……早该走了……我走得太迟了！”

“哦，不不，这里属于你，我们在不经意间闯入，你该留下来。”克士用目光四处搜寻，就是见不到说话的人。

“该留下来的是你们，水球人类需要你们的帮助。难道巫师没有告诉你们吗？”空荡荡的声音还在继续着。

“什么？巫师可没说什么呀。”克士有点不高兴了。原来我们进入藏书室不是冒昧闯入，而是巫师早有安排的，克士心里嘀咕道。

“你在哪里？你和巫师是朋友吧？”飞力问。

突然，老者从书架上方飘下来了，直接站在三人面前，他的身材萎缩得太厉害了，看上去就像一根千年树桩，驼背后脑袋低垂着，头顶光滑油亮，穿着一身宽松的白长袍，一直垂到地上，瘦骨嶙峋的右手手指里握住拐杖。老者想抬头看看三人的长相，但一番努力后还是没看到，只见他偏着光秃秃的脑袋，终于看到三人了。

“哦，你们太年轻了，我真羡慕你们。”老者一看到三人的脸，马上赞叹道，“至于——我和巫师的关系，就是朋友关系。”

“噢，师傅，我叫克士，他们是飞力和冬瓜。你是……”克士一听到老者是巫师的朋友，激动地介绍说。

“我叫什么——我是谁呢——对不起——我忘记了。”老者用拐杖敲了敲地面，还是想不起来自己叫什么名字，“抱歉，真的抱歉，不中用的脑袋，我似乎患上老年痴呆了。”说着，老者站在原地，不争气的双腿颤抖了一下，就要摔倒的样子。